

文学宁夏

阿舍 著

# 核桃里的歌声

作家出版社

非外借

# 核桃里的歌声

阿舍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核桃里的歌声 / 阿舍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10  
(文学宁夏丛书)  
ISBN 978-7-5212-0182-6

I. ①核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98101 号

## 核桃里的歌声

---

作 者: 阿 舍

责任编辑: 江小燕

装帧设计: 意匠文化·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ia@zuojia.net.cn](mailto:zuojia@zuoji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50 千

印 张: 21.75

版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182-6

定 价: 46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“文学宁夏”丛书编委会名单

主 任：崔晓华

副主任：庾 君 雷 忠 郭文斌

编 委：漠 月 李进祥 闫宏伟

统 筹：吴 岩

阿舍，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，现居银川。《黄河文学》编辑。鲁迅文学院第15届、第28届高研班学员。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《乌孙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奔跑的骨头》《飞地在哪里》，散文集《白蝴蝶，黑蝴蝶》《撞痕》。2010年、2011年获《民族文学》年度散文奖，2014年获《民族文学》年度小说奖。散文《我不知道我是谁》2016年获《十月》文学奖。小说《左耳》2016年获《朔方》文学奖。

## 文学是这块土地上最好的庄稼

崔晓华

塞上金秋，天高云淡，风清月明，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。在这诗情画意的美好季节，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，迎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。

宁夏地处祖国西部，是中华远古文明发祥地之一、丝绸之路重要节点，优秀传统文化遗存丰厚，自然历史内蕴丰富多样，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留下数以千计的诗词文赋，譬如人们耳熟能详的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“蝉鸣空桑林，八月萧关道”等，表达了诗人或豪迈或忧伤的爱国情怀；宁夏是革命老区，1936年，红军长征途经这里，留下灿烂的革命文化，毛泽东书写了脍炙人口的光辉诗篇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。古往今来，文学的特质、精神的象征、家园的意识，深刻地嵌入其中，并且流传至今，仍在流传。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岁月蹉跎，沧桑巨变，伴着九曲黄河悠远的涛声，我们回顾自治区走过的历程，一幅幅画面徐徐展开：艰辛、曲折、繁荣、辉煌。“思理为妙，神与物游”。宁夏大地半个多世纪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回汉各族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，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新成就，让我们感慨、激动、振奋。对于宁夏文学，对于宁夏作家，这既是记忆，也是现实，更是根植人民、观照时代、承接历史、面向未

来，而“出人才出作品”是最丰盛最具正能量的“活性因素”。

文艺的春天阳光普照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，宁夏文学事业步入繁荣发展的快车道，宁夏文坛开始呈现人才辈出的可喜局面，其显著标志便是——“宁夏出了个张贤亮”（著名评论家阎纲语），脱毛之隼搏击长空，成为享誉中国和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。与此同时，以张贤亮为代表的一代作家，用自己的成就和影响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宁夏的文学创作，以及宁夏作家群的形成，这是一支颇为壮观的、以青年作家为主力军的队伍，并且呈现出良好的势头；他们的作品给文学界增添了异彩，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；他们突破地域的局限，向全国文坛迈进，终于实现了宁夏当代文学的跨越式发展。

2016年5月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以《文学照亮生活》为题，将公益大讲堂的首课放在宁夏西吉县。原因是宁夏西吉县是中华文学基金会命名的全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。宁夏的作家，有相当部分出自西吉，形成密集之势。西吉的作家们有这样一句话：文学就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。铁凝主席掷地有声地补充了一句：文学不仅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，西吉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一个粮仓！表明了中国作协对宁夏文学的高度关注和重视。

生活滋养文学，文学照亮生活。

关于宁夏作家的成长，很有必要进行一次简要的回顾。宁夏作家大多数来自基层，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。众所周知，那时的农村和乡镇偏远落后、艰苦寂寞，长期生活这样的环境中，经历的困苦和磨难充满了他们的记忆，在这样的记忆里，似乎是苦难多于欢乐，乃至重叠着父辈们流浪、迁徙的背影和脚印。但是，他们也有独特的优势，脚下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塞北大地，这样的地气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性格和气质，后来伴随着解放

思想、改革开放的步伐，他们又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，强烈地产生了精神生活的基本需要和诉求，而这种需要和诉求必须通过心灵劳作得以实现，他们因此怀有宗教般神圣和虔诚的文学梦想。于是，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，宁夏青年作家经过多年的艰苦跋涉和磨砺，终于营造出一道亮丽的文学景观——以其朴实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、独特的生命感悟和言说方式，发出本真的、诗性的、充满灵智的声音，显露出文学突围的意义和价值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宁夏的中青年作家，一方面由于长期浸淫于西部的人文气候和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，另一方面本着对传统文学资源的信仰和坚守，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书写和表达上，继续保持着古典文学特有的诗意，以及民族语言特殊的美质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在全球化语境下，宁夏作家不跟风、不时尚、不焦躁，内心安静，他们通过带有浓厚的地域性、本土化的写作，以及对西部整体的文化关怀和持续不断的挖掘，呈现出来的是西部大地上的传统与现代、历史与现实、敏感与顽固、苦难与信念、理想与追求，是西部人的宽厚、隐忍、执著、抗争、牺牲，等等。同时，他们的作品由于客观、真实的叙写，因此又有着社会学、历史学、民俗学的意义和价值。正是他们对传统文学资源的坚守和继承，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。宁夏作家群的形成和崛起，以及他们的人文立场、精神向度、情感因素和创作风格，不仅预示着西部文学的广阔前景，也不断丰富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系统。

概括地讲，这六十年是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六十年，也是宁夏文学不断繁荣兴盛的六十年。作家队伍生机勃勃，新人不断涌现；文学创作空前活跃，高潮迭现；文学作品硕果累累，产生了一大批记载历史、见证变迁、叙写西部、反映时代、宣传宁夏的独具特色的优秀作品。

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之际，我们编辑了这套二十卷本的“文学宁夏”丛书。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是宁夏文学事业的一件大事。宁夏文联高度重视，几经酝酿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本着好中选优的原则，给予确定。入选该丛书的作家系“60后”“70后”和“80后”，既有作家、诗人，也有评论家，他们创作的优秀作品情厚境美、韵味深长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、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，有的荣获鲁迅文学奖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“骏马奖”、庄重文文学奖、茅盾文学新人奖、《人民文学》奖、《诗刊》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奖、《十月》文学奖等重要奖项，有的多次荣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；有九名作家作品集入选中国作协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；大量优秀作品被国内有影响力的期刊和选本发表、转载和选入，还有相当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推介到国外。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是宁夏中青年作家的又一次集体亮相，也是对宁夏文学成就的进一步展示，旨在精要地反映宁夏文学的优秀成果，以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宁夏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，为研究者提供较好的选本。这套丛书的出版，也是给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。总之，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意义重大。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”宁夏地处西部，西部是中国文学的广阔沃壤。人民是大树，作家是小鸟，小鸟只有栖息在大树上，才能够自由地歌唱。在此，真诚地祝愿宁夏作家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，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绽放更加绚烂的文学之花；真诚地祝愿宁夏文学沐浴着古老黄河的神韵，乘着新时代的强劲东风，向着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浩瀚大洋奔流而去……

（作者系宁夏文联党组书记、副主席）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路这么长，我们说说话吧 / 001

见信如晤 / 044

海边的阿芙罗狄忒 / 089

有口难言 / 114

吉日 / 133

奔跑的骨头 / 151

行行复行行 / 169

白露 / 186

聚会 / 208

蛋壳 / 230

左耳 / 254

核桃里的歌声 / 277

雪山 / 295

珍珠 / 310

## 路这么长，我们说说话吧

### 1

今天，我要整理书房。三个大书架，近万本书，还有砚、漆器、花瓶、笔筒、读书卡片、台灯、墨水、杂物筐、抽屉里的笔记本、信件、移动硬盘、墙上的自画像……这些经年累月经由各种念头、各种需要积攒起来的有用或者无用的身外之物，它们一半时间使我如坐宫殿，另一半时间则如坐废墟。清理书房是搬家这件事中最累人的一项，每本书要像在书架上一样，按照分类和阅读习惯，分装在一一只愁容满面的纸箱里；每件小玩意儿，我根本不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少，具体是哪一些，却每一个都藏着时间的信息或者我内心的秘密，有一些甚至比我的亲人与我的关系都更紧密，更给我惊喜与安慰。因此，根据以往的搬家经验，我不会像扔掉客厅抽屉或者厨房壁柜里的零碎那样，轻易地扔掉那些夹在书架间的小玩意儿。

清理书房是件体力活儿，我必须吃点东西。水烧开后，我从冰箱里翻出最后一块豆沙夹心面包。餐厅堆满纸箱，只余一条一人宽的通道，端着泡好的红茶，我在餐桌边坐下来。窗外细雨蒙蒙，已经三天了，天空仍然阴沉无光，灰黑色的云层让我想到新湖镇地平

线上翻滚的沙尘暴。新湖镇是我出生的地方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北角的一个戈壁小镇。我边吃早餐边打量厨房，虽然搬走后就要卖掉这套房子，但我还是十分喜欢这间厨房：近二十平方米的开放式设计，没有变色的乳粉色墙漆，依旧明亮干净的乳白色橱柜与墙砖，结实耐用的钢木餐桌…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它们让我的记忆瞬间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新湖镇。那时候，我们家的三间土坯平房的采光都不太好，屋内四壁最早是雪白的，后来因为冬日生火取暖，一年年就暗了下去。记得上高二的一个晚上，我坐在火炉旁一边烤火一边背历史年代，不知不觉中走了神，盯着墙皮上四处蔓延的细纹开始胡思乱想，认为房子不是给烟熏黑的，而是墙壁里面生了什么东西，它们由内而外，腐蚀或者侵占着我的家。它们是什么东西呢？我想了又想。那天，语文老师刚好出了一道作文题，“时间是什么”，我立刻恍然大悟，断定是时间藏在我们家的墙壁里，一年年改变着它们的颜色。随后，我将这个想法写进作文，没想到大受表扬，字里行间被老师用红笔画满了表示赞叹的加重符号。因为墙壁颜色的关系，早晨起床后，家里看起来总是又昏暗又冷清，无论在哪个角落，都无法感受到一日之晨的清新与崭新。记忆中，早晨起床后家里总是没人，那些日子里，爸妈早上都在哪儿呢？春夏秋大概是菜地或者棉花地，浇水、施肥、锄草、间苗、打尖，这些活儿只能在工作之余的早上和黄昏做。但是冬天呢？冬天他们在哪里？时间里布满疑问，不仅这一件，沙漠在房子的哪个方向，棉花地一年能收多少斤棉花？爸妈是怎么把家从连队搬到团部的，后来又是怎样离开新湖镇搬到库尔勒市的？那些母鸡、杏树、葡萄树、坎土镘、旧相册、老像章……扔掉多少留下多少？这些简简单单的事情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因为它们的简单遗忘了呢？

一只喜鹊喳喳飞过，它的翅膀大概湿透了，飞得急促，叫声也又低又短；窗台上的欧洲月季——薰衣草花环的花盆边缘，一片指甲大小的落叶裹了一层白绒绒的霉菌。现在是三月份的最后一周，我生活的城市——银川——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，下过如此又闷又长的春雨。

生活看似了无新意，但我几乎每一天都为自己和世界感到惊奇。比如此时此刻，我坐在拥挤杂乱的厨房里喝茶吃早餐，窗外雨雾霏霏不绝，我的思绪如烟，忽而停在遥远的新湖镇的上空，忽而转身回来，为过去与此刻两个自己的关系感到吃惊：那个新湖镇的我，是怎么走到今天，成为此刻坐在这间厨房里的我的呢？不管怎么说，那个新湖镇的我，既不会想象到也不会梦到今天的我。那么，那个新湖镇的我，对今天的我感到满意吗？或者，我是她当初想成为的那个人吗？

必须结束这种毫无意义的胡思乱想，事实上今天我只有大半天的时间清理书房，下午四点，我和朋友已经约好，我们得谈一个电视节目的合作意向。

## 2

我决定先从那些小零碎开始。埴、漆器、花瓶、笔筒、读书卡片、台灯、墨水、杂物筐、抽屉里的笔记本、信件、移动硬盘、墙上的自画像……这些小玩意儿，它们够我收拾一阵子。它们是最让我心烦的，也是最最有趣的，它们每一件的背后，都能扯出些小故事。有时候是一次旅行，有时候是一个朋友的情谊，有时候，则完全是我不着边际也无法解释的私人爱好。比如这件刻着贺兰山岩画

的坝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揣摩它，手感都仿佛贴着一个年轻女子的脸。它是一位朋友的手工作品，我们曾经亲密无间，一度像情侣一般无私和信任彼此，如今我们仍是好友，却失去了当初的自在与舒适。还有这厚厚一沓奖励证书，光滑的铜版纸上，印着我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的荣誉，它们冷漠地躺在一只白色的塑料收纳箱里，并不知道我对这个职业从来没有什么热情。这只铁皮文具盒，是我在新湖镇上高中时用的，时间大概是1988年，盒面上印着树荫成行的北京北海公园，盒盖与盒身已经分家。

握着这只铁皮文具盒，我叹口气坐在地板上，说什么都不敢相信它的存在。它是什么时候跟着我从新湖镇来到银川的？为什么我的记忆一无所有？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，这三十年里我上大学、工作、恋爱、结婚、生子、搬家、搬家、再搬家，生活仿佛一只网袋，添进新的，筛掉旧的，年复一年，过去一尾又一尾地迅速消失在时间的大海里，而这只铁皮文具盒，竟然安静地躲在这里。时间真的这么奇妙吗？它会回过头来找你。或者是，时间从来没有离开过，是人在盲目地走，自以为是地走，晕头转向地走，所以，说不定在哪一天就迎头碰上了仍在原地的时间。

打开盒盖，盖内贴着刘德华、曾华倩和翁美玲身穿古装的剧照，翁美玲的剧照最多，大大小小的有四张。他们是那个时代我迷恋的香港影视明星，是曾经那个我的物证，是那个时代我的内心印迹。金庸，《射雕英雄传》，翁美玲，黄蓉，武侠与武侠中的女子，我曾坠入那个刀光剑影儿女情长的世界，曾经幻想自己身怀绝技，又为一个少言情深的武林侠客深深所爱。如今，那些为我制造幻影的人都在哪里，变成什么样？

我记得那是戈壁滩七月的一个下午，电视台重播完前一天的

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我像中了邪，痴坐在电视前，对着只剩一片雪花的电视屏幕，独自长吁短叹。时间在我面前堆成了一座沙山，而我在故事的情节里越坠越深。翁美玲饰演的黄蓉举世无双，关上电视许久，她依旧在我眼前蹙眉、跺脚和说话。我心绪翻滚，激动得只想找个人说话，说说她的美好和我对她的喜欢，便恍恍惚惚出了家门。七月的戈壁滩，空气里滚着火球，火球烧着我的皮肤，我麻木地在家属院里转了一圈，最后拐进一条巷子的阴凉里。房檐下坐着两位长辈，她们一个摇着蒲草扇子，一个倾着身子洗衣服。我其实是希望找到两个同龄伙伴，但是那天下午他们一个个不知去了哪里，而我非得说出来。我不知道自己对两位阿姨说了什么，只记得她们笑咪咪听完，又笑咪咪地告诉我：那个演黄蓉的女的死了，吃煤气自杀了。我从小凳上一跃而起，脸都气歪了，冲着她们大声喊“胡说！你胡说！”。阿姨笑咪咪望了我一阵，仍旧笑咪咪地说，死了，早死了。一个漂亮的大气泡，被笑咪咪地戳破了，生活中我们大概尝到最多的就是这个。起初是别人戳破自己，后来是自己戳破自己，再后来，就是自己去戳破别人，再后来，就是永无止境的互相戳破，到了最后，落得的，只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。

文具盒里没有笔，除了盒盖内侧那几张我曾经迷恋的明星照片，只有一把生了锈的折叠水果刀。它又难看又笨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与现在那些设计精巧材质精良的水果刀相比，它显得又破旧又没品位。它是那种多功能水果刀，刀、叉、勺、酒瓶起子、罐头起子……什么都有，但这丝毫没有让它显得稍高一个档次，更没有那种穿越时光的老物件的韵味。它是大红色的，贴在刀身两侧的红色塑料壳掉了一面，就是这光秃秃锈迹斑斑的一面让它破了相，而刀身里外，所有有接缝的地方，都渗着一丝丝连时间都无能为力的黑

色污垢。

我当然知道自己为什么把它留在文具盒内，让它替代那些体现纯真时光的钢笔、尺子与橡皮，像个处心积虑的特务，潜藏在生活里这么多年。刀与文具，谁都清楚，它们有着一清二楚的分界线，但是它们被我在二十五年前合二为一。你们能想象吗？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内，装着一只麻雀的干尸。就是这种感觉，望着文具盒里这把丑陋的水果刀，此时此刻，我就是这种感觉。

我说过的，书房里的这类小玩意儿，有的甚至比我的亲人与我的关系都更紧密。眼下，正是这种无人可及的紧密关系，让我感到紧张、兴奋和难以遏止的诉说之情。

### 3

大雨之前，警觉的蚂蚁会慌张搬家。

大学三年级，1992年的暑假，因为毕业分配近在眼前，我和我的同学们，成了一只只为自己寻找安身之所的蚂蚁。妈妈悄悄发愁，三年前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骄傲与欢喜，眨眼间变成了一块现实的石头，压在她的睡梦之上。爸爸照例认为，人应该随遇而安，因为去哪里都是活。我呢，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梦想，只好像只自欺欺人的鸵鸟，将头埋在一撂又一撂的旧文学期刊里。

八月里的一个下午，妈妈在上班间隙回了趟家。我坐在葡萄架的阴凉下，膝上摊着一本《中篇小说选刊》，一只手端着一捧滴水的葡萄。葡萄放在嘴里热乎乎的，是我刚刚爬到葡萄架上翻找到的甜得就要爆开的一串。

“还在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儿，收拾一下，七点钟去找你大姨。”

妈妈眉头紧皱。

大姨家在库尔勒市，下午七点钟怎么会有车呢？

“怎么去？干什么去？”

“你不着急你的工作吗？难道你要回到这个戈壁滩喝西北风吗？”

“找我大姨干什么？”

“让她给你想想办法，你自己去跟她讲，”妈妈抹了把头上的汗，然后拨了拨窗台上晾晒的哈密瓜干，继续说，“有个油罐车，我都说好了，七点钟，在商店门口。”

妈妈个性强悍，极少求人，只在着实紧要又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才迫不得已张口求助，即使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也是如此。这就是妈妈说完话后显得很生气的原因，她在生自己的气，她对自己感到不满，在人情世故上的束手无策，比作为一名审判员的艰难更让她恼火。

“我自己去？”我问妈妈。

“你自己去，”妈妈躲开我迷茫的目光，“这两天我案子多，没时间陪你一起去，待会儿我给你大姨打个电话，她会带你去乌鲁木齐找一位大学老师。”

我没有反抗妈妈的决定，大概是因为想到可以出去玩几天，找找同学，高中的、大学的，再逛逛百货大楼，或者看场电影什么的。至于毕业分配的事，我可以见见那位大学学长，他家有权有势，如果我成了他的女朋友，工作的事情大概就不要妈妈操心了。如果大学学长和大姨那边都落空了，我的愿望很低，只要不是新湖镇，不是塔里木盆地边上的小镇子、小团场，去哪里都无所谓。我这样想并不是因为我真的无所谓，而是我恍恍惚惚的，觉得未来还远，还在大气层的某个地方和风云雨一起游游荡荡。未来，不要说